

## 如何专业地读小说

# 作家、批评家和翻译家的“私货”

阅读,是如毛姆所说的一种休息消遣,还是旷日持久的练功与修行,抑或如攻城战役一般艰难?这取决于每个人阅读的目的。如果希望对严肃文学、尤其是严肃小说,进行深度的阅读,那么经由作家、批评家和翻译家这些“二传手”的解读,原本艰难的阅读过程,会变得轻松有趣得多。本来必须登着梯子才能采摘的果子,现在,踮起脚尖就可以了。

现代快报记者 陈曦

## 只有重读才是真正的阅读

很多人对经典充满畏惧。事实上,即便大师级的作者,面对经典一样诚惶诚恐,有时候,甚至败下阵来。

正如余华在《文学或者音乐》一书中所说:“我二十岁出头的时候,茨威格是一个很高的台阶,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个更高的台阶。我当时年少无知,直接爬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台阶上了,结果发现自己有恐高症。我灰溜溜地爬了下来,刚好是茨威格的台阶。我在习惯茨威格之后,再爬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台阶上时,发现自己的恐高症已经治愈了。”

阅读是循序渐进的过程,而经典通常是那些需要反复“重读”的书。同一本书,不同阶段的阅读体验是不一样的。以前看得津津有味的《城堡》现在可能看不下去,而重读《静静的顿河》,感觉又与从前完全不同。

余华有一个观点——作为一个作家他是否优秀,取决于他作为一个读者是否优秀。他提倡“读自己喜欢的书”,如果自己不喜欢的书,别人说得再好也不会往下读。

如果认为对某人具有重大意义的书,也该丝毫不差地对别人具有同样的意义,那真毫无道

理。

余华评价他的文学导师威廉·福克纳:“他是为数不多的能够教会别人写作的作家,他的叙述里充满了技巧,同时又隐藏不见……他精心地写作,反复修改地写作,而他写出来的作品却像是从来就没有过修改,仿佛他一气呵成地写完了十八部长篇小说,还有一堆中短篇小说。”

这种看似漫不经心的毫无雕凿,到了文学理论家特里·伊格尔顿那里,却是“咬文嚼字的小聪明”——“它太专注于那种自然的派头了。事实上是用笨重不堪的描写,冒充未经修饰的真实经历”。

翻译过托马斯·品钦《性本恶》和《慢慢学》的南大英文系老师但汉松,一方面认为“品钦小说,简直就是译者的关塔那摩、阿布格莱布”,另一方面却又甘之如饴,甘为其“门下走狗”。

英国批评家詹姆斯·伍德则把品钦以降的那一派小说(含德里罗、华莱士、拉什迪、史密斯)打包命名为“歇斯底里现实主义”。在这些作品中,现实主义的傳統不是遭废除,而是变得枯竭,变得过劳。这种激烈的批判引发了很大的争议。

## 有没有长生不死的经典?

究竟有没有穿越时空的、毫无争议的经典?普通读者往往专注于这类问题。

哈罗德·布鲁姆曾如先知一般,钦定了26位被他认定的伟大作家和不可朽作品,谓之《西方正典》。这26位大师是:但丁、乔叟、莎士比亚、塞万提斯、蒙田、莫里哀、弥尔顿、约翰逊、歌德、华兹华斯、奥斯汀、惠特曼、狄金森、狄更斯、艾略特、托尔斯泰、易卜生、弗洛伊德、普鲁斯特、乔伊斯、伍尔夫、卡夫卡、博尔赫斯、聂鲁达、佩索阿和贝克特。

可是,特里·伊格尔顿不会认同这个宣判。他说,人人都会给但丁的《神曲》贴上“伟大”的标签,但这个判断恐怕更多是碍于名分,而非发自内心。“经典著作和读者脱节的时间再久,人们还是会脱帽致敬的,可是,假如《神曲》已经无法令任何人感动,继续将其称为伟大的诗作恐怕就有些勉强。”

这位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界的巨头写了一本小巧的《文学阅读指南》,听上去像是要给人“开书单”,可实际上并不能

指望它会给“哪些书值得一读”指条明路。在他看来,将某些作品称为永恒,不过是告诉大家,它们的寿命比身份证长久。

“没有真正永恒的文学……只有到了最后审判日,我们才能得知到底是维吉尔,还是歌德,撑到了时间的尽头,还有,究竟J·K·罗琳有没有险胜塞万提斯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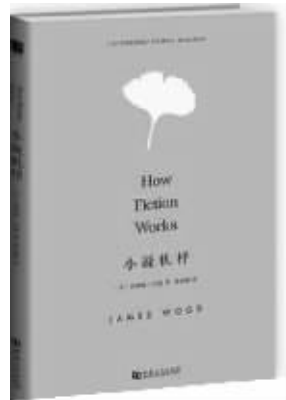
倒是可以通过分析若干作品的片段,考察一下它们的水准。在《文学阅读指南》以及伍德的《小说机杼》两本书中,两位作者都尝试回到一些最基本的问题来谈小说,比如叙事、情节、人物、语言等等,为普通读者提供几样入门的工具。

不过,有些“客观标准”,其实是经不起推敲的成见。比如,通常认为“圆形人物”更复杂、扎实、丰满,可是巴尔扎克笔下的葛朗台、普鲁斯特笔下的维尔迪兰夫妇,都是古怪、扁平的漫画人物,远远谈不上丰满。再如语言方面,二人同样认为,厄普代克本人的声音大大超过了她笔下人物的声音。



《私货:詹姆斯·伍德批评文集》

[英]詹姆斯·伍德  
上河卓远文化  
河南大学出版社  
2017年10月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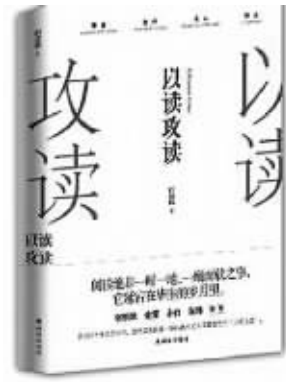
《小说机杼》

[英]詹姆斯·伍德  
上河卓远文化  
河南大学出版社  
2015年8月



《文学阅读指南》

[英]特里·伊格尔顿  
上河卓远文化  
河南大学出版社  
2015年5月



《以读攻读》

但汉松  
译林出版社 2017年9月



译林出版社 2017年9月  
《文学或者音乐》 余华

## 批评家的“读”,小说家的“读”

跟随作家、批评家这些非普通读者的脚步,普通读者可以来一趟文学启蒙之旅。

在《私货》这本书里,以不友好著称的伍德变成了冷静温和的牙医。评论一本具体的书,优劣所在,必须讲清楚,必须令人信服。收入书中的23篇文评,涉及哈代、托尔斯泰、科马克·麦卡锡、伊恩·麦克尤恩、V·S·奈保尔这些经典作家和当代最重要的作家。

对于新科诺奖得主石黑一雄,他挑了一部幻想小说《别让我走》来评:尽管《别让我走》无疑对克隆做了大力鞭挞,可也并不足以给那些言必称保卫“生命之文化”的保守或宗教人士带来太多终极安慰。因为它最具力量之处乃是它最讽刺之时,而其讽刺的力量来源于它所绘制的正常人类生活图景,实际上这幅图景表现的是一种死亡的文化。也就是说,石黑一雄这本书最妙的地方,是当他通过邀请我们思考克隆生命的无意义,迫使我们去思考我们自己的无意义的时候。

不过最后还是挑剔地指出了小说结尾处的布道色彩——“本书在此处摇摇欲坠险些变身论文。”

相比较而言,作家对同行的赞美,则要慷慨得多。

他们不吝以写小说的热情,描述那些曾经给予过他滋养的同行。

在《文学或者音乐》中,余华细剖详解博尔赫斯、福克纳、马尔克斯、托尔斯泰、海明威、卡夫卡、契诃夫等巨匠正典,条分缕析他们的叙事技巧,抵达他们创作中的秘密所在。没有佶屈聱牙的学术名词,而是生动有趣的小说家的语言。

“鲁迅和博尔赫斯是我们文学里思维清晰和思维敏捷的象征,前者又如山脉隆出地表,后者则像河流沉了进去。”

“川端康成是肉体的迷宫,卡夫卡是内心的地狱;川端康成如同盛开的罂粟花使人昏昏欲睡,卡夫卡就像是流进血管的海洛因令人亢奋和痴呆。”

这样的文案可以给书商们直接挪去做封面广告语了。

## 为什么需要小说?

小说是无用的东西。那么,为什么还需要小说?

余华在回答为什么写小说时,有过这样的回答:“写作唤醒了生活中无数的欲望,我的写作使它们聚集到了一起,在虚构的现实里成为合法。”

2006年,墨西哥边境城市内萨的市长决心把手下的警察变成“更好的市民”。他给他们开出一个阅读清单,上面包括了《堂吉珂德》,胡安·鲁尔福的《佩德罗·巴拉莫》,奥克塔维奥·帕斯论墨西哥文化的文集《孤独的迷宫》,马尔克斯的《百年孤独》,以及卡洛斯·富恩特斯、安托万·德·圣-埃克苏佩里、阿加莎·克里斯蒂还有爱伦坡的作品。

内萨的警察局局长相信读小说能在至少以下三个方面充实他的警员:首先,能让他们掌握更大的词汇量……然

后,警员们通过代人故事能获取经验。最后,局长声称,还有道德上的裨益。“冒着你自己生命的危险去拯救他人的生命财产需要很深的信念。文学能增强这种信念,因为读者在其中能发现很多类似情况的人生榜样。”

我们不必是墨西哥警察局局长那样的道德老古板,也能看出他把阅读小说分成了三个方面:语言、世界和我们延伸到他者身上的同情——去真实地观察一个世界以及其中的虚拟人物,或能拓展我们在现实世界中同情的能力。

正如乔治·艾略特说:“不论是画家、诗人还是小说家,艺术家给予我们的最大好处是延展了我们的同情……艺术是离生活最近的东西,我们能用以增加阅历,接触自己生活圈子以外的那些人。”